祝融之災不得不防

小　可

HK人與事

本月初，九龍油麻地果欄大火，筆者的「祝融恐懼症」復發，是孩提時經歷的一次火災事故使然，即使如今有鄰居險些失火，都令筆者魂飛魄散。

果欄發生三級火時，我碰巧身在妹妹於窩打老道的住所。下午四時許，與妹妹從外面返回她家，但見幾條行車線被封，幾輛救火車停在那裏，幾個藍帽子警察疾走。上到大廈平台，近距離清楚看到火災情況，不少住客正用手機拍攝。水果店對面，十來間異常密集的鐵皮屋，當中位處最高的一間着火，先是有少許煙霧從屋內冒出，很快，煙漸多、漸濃，屋內有紅光，灰黑濃煙加上紅彤火苗，從小屋的幾道窗戶不斷溢出，狀似龍捲風，隨着東風投向行車天橋和一幢大廈去。妹妹位於南面的家居沒被波及，連煙味也嗅不到。

爲安全計，妹妹和我回她家，關上了所有窗戶，在屋內繼續近距離看火災。多輛消防車增援，幾條大水喉從不同方向對準肇事小屋撲火。火勢太猛烈，杯水車薪，全屋盡毀，屋頂和窗戶全部塌下來。

眼巴巴看着這個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的果欄燒成這個模樣，既驚恐又難過。

看着果欄大火，有好一陣子心不在焉，幾已消失的孩提時的一次火災畫面，悄悄重回腦海。孩提時家住港島海傍的灣仔菲林明道一幢與危樓無異的唐樓，那天早上起床，如常走過一條石屎剝落露出磚塊的「吊橋」，進入公用廚房刷牙。突然腦後有媽媽的高聲呼喊：「火燭呀，快走呀！」回頭看大廳那邊，媽媽揹着妹妹、手拖姊姊，被慌忙奪大門而出的鄰居擠推着。我滿嘴都是那個時代刷牙用的牙粉，趕緊從「吊橋」衝過去與媽媽會合，一起奔到樓下去。起火原因是當時正值十號風球，風姐溫黛正面襲港，狂風把海水倒灌上岸，令唐樓地面樓梯旁亂七八糟的電線短路。大夥沒有多少防火知識，竟然與起火的一大堆電線擦身而過，危險萬狀。滿街是水，水位及至大人的腰部，我則幾乎給沒頂，穿在腳上的拖鞋立馬不知所終。我死命抓住媽媽的衣角，好不容易擠進了滿是災民的一家跌打醫館躲避，這時才察覺自己手中仍然拿着牙刷。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有消防員到來，強壯的雙手「左擁右抱」，我和姊姊被緊緊夾在他懷中，腳離地，我感到呼吸困難，叫了一聲：「透唔到氣」。此語一出，那壯手稍鬆，我才覺得呼吸回順了些。他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安全地方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街上的水退去了，我們回家了。過了幾天，祖母竟然能從外面拾回我那失蹤的其中一隻拖鞋；又過了幾天，另一隻失蹤的拖鞋又在神奇的祖母手上出現。劫後重生，一雙拖鞋失而復得，我不用再赤腳，弱小心靈才稍感安慰。

這場火災的零碎片段，有些是自己的清楚記憶，有些是我長大後聽媽媽道來的。幾歲孩童能有如此牢牢的記憶，要不是在那個成長階段中的最開心的事，就是最不開心的事。死裏逃生，心情當然屬後者。

驚魂未定，眼前再現果欄大火現場，火仍在燒，加上過去不快的相關經歷，猶豫、徬徨愁緒此落彼起，不看也罷，回到自己在荃灣的家，見有鄰居太太向管理員說：「煲老火湯，在沙發上睡着了，燒焦味嗆進鼻孔，原來一覺已過了三個小時，鍋內的水給蒸乾，那幾千元的上等鍋子，用了頭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！」說時頗洋洋得意，她痛惜的是自己上佳的鍋子報廢，未曾警覺火災的危害。我忍不住上前說：「你啊，別累街坊！」

危機意識告訴我，趕緊把重要東西如證件、銀行存摺、後備門匙、毛巾收拾好，置於近大門的抽屜，以備隨時走火警之用。用明火煮食，也格外小心謹慎。對周遭環境、對自己，彷彿重新有了新的認識。

風物染人

李丹崖

自由談

一開始，本想以「風物惹人」開端的，後來一想，「惹」字多不好，有點做作，有「霸王硬上弓」之勢，我還是喜歡「水到渠成」的東西。譬如，到一個地方久了，學會了那裏的方言，愛上了那裏的吃食，喜歡了那裏的人，慣了那裏的作息。這種習慣，是不知不覺，潤物細無聲，好像顏料浸潤了布匹，染上了花紋，後來，再洗，也不會走樣。

因此，還是「染」字好。

《西廂記》裏的這句：「曉來誰染霜林醉，總是離人淚。」多好呀，看一片林子久了，眉眼之中，也被滿目的蒼翠與瑪瑙紅給「灌醉」，回眸處，淚濕衣襟。爲什麼會揮淚？只因愛得深沉。

是的，愛一個地方，與愛一個人是一樣的，會上癮，習慣了，就戒不掉。

猶記得考上大學的那個暑期，我去開封一家餐館打了三個月的工，回到安徽故鄉的時候，竟然滿嘴的河南話，這是不知不覺的習慣。

方言會侵入我們的語言習慣，美食也會「侵略」我們的生活習慣，有一段時間，常去成都出差，回家來吃飯的時候，總要多放幾勺辣子，飲食習慣不知不覺被成都改變了。

這幾年，我在書房寫作的時候，喜歡坐一張藤椅，後來，年久失修，藤椅垮塌，愛人看我寫作辛苦，不惜斥資給我換了一張眞皮沙發，我坐在高檔的沙發上，思路卻一度卡殼，伸手摸滿是包漿的藤椅背時，已被冰涼的沙發取代，說不出的彆扭，後來，只得換了一張和原來那張差不多的藤椅，才重新接通靈感的電路。

如果說，以上僅僅是習慣的話，那麼，在千百年的風霜雨雪侵蝕下，許多東西都改變了，「遺風」卻依然在呼啦啦地吹拂着我們的心性。

《儒林外史》裏有這樣俏皮的一段對話：「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經西斜，只見兩個挑糞桶的，挑了兩擔空桶，歇在山上。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：『兄弟，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，回來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！』」杜愼卿笑道：「眞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，一點也不差！」

是的，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，這是金陵不泯的文化磁場，也是六朝遺風，這樣一種遺風，摒棄了時光的隔斷、階層的差別、職業的迥異，一直沿襲下來，雷打不動。

中國有句古話叫「入鄉隨俗」，有時候，這種「隨」，是在不知不覺間形成的一種習慣，非主動，非被動，是自然。

自然，其實就是生命中不易被人關注的第三條路。

記「璇宮」「國泰」兩家戲院

張　茅

往事鈎沉

本港戲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進入鼎盛期，大小近二百五十家，大致分爲三線，粵語片、國語片及西片，芸芸戲院，有兩家值得一談，其一是北角英皇道的「璇宮」，後改「皇都」，另一是灣仔道的「國泰」。

《大公報》前副總編輯、詩人、作家陳凡曾作《觀荷花舞》詩一首：「盈盈細步起螺紋，香鬢微涼辟俗氛；羅袂飄飄疑有夢，胭脂淡淡似無痕；最宜明月銀星夜，若怯清風玉露晨；忽報凌波歸去也，宓妃曾否是前身？」

這詩是他在璇宮戲院觀看中國民間藝術團來港演出的其中一個節目《荷花舞》後有感而作。

一九五六年中國民間藝術團訪港，在「璇宮」演出，哄動一時，當時社會氣候，不是每家戲院都願意接待內地團體，「璇宮」敢爲他人之先。中國民間藝術團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第一個來訪的國內藝術團體，作爲文化藝術交流向外接觸，吸取各方面經驗，藝術團的組成，直接受周恩來總理垂注，要求最好劇目、最佳人選。售票當日，清晨已大排人龍，各日門票，首天售罄，出人意料的熱烈反應，引起很大的回響。

自一九四九年，內地及本港兩地文化隔絕，這是港人首次接觸建國後的文化藝術狀況，精彩的節目表演每場爆發高潮，京劇《三岔口》兩人客店摸黑廝殺，武打場面叫絕，觀衆看得口呆目定；北方的《獅子舞》有四條腿，是獅子的全形，與南方舞獅大異其趣，觀衆大開眼界；福建舞《採茶撲蝶》，活潑野趣；朝鮮族《扇舞》，以及新疆《薩巴依舞》優美與熾熱感人；最受歡迎的《荷花舞》將觀衆帶入夢幻仙境，使詩人詩興大發，寫下了「羅袂飄飄疑有夢」、「若怯清風玉露晨」等佳句。此舞由著名舞蹈家戴愛蓮親自編排，往後多少年仍聽人談起。

中國民間藝術團的演出，釋除港人對建國後在文化藝術、傳統戲劇傳承的若干誤解。璇宮戲院往後走藝術演出的市場路線，邀請歐美著名樂隊、音樂家、歌舞團登台，經營方式與電影院有別，後改爲皇都戲院，亦已結業多年。戲院的歐式建築風格全港獨有，有聲音要求列作建築文物保留。

國泰戲院也有自己的個性，這家戲院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開業，位於灣仔道近公園仔。全港戲院近二百五十家，只有兩家放映過蘇聯電影，「國泰」就是其中一家，冷戰年代，蘇聯視爲「鐵幕國家」，沒有電影商代理影片，電影商不願接觸敏感問題，一部名爲《幸福的生活》的蘇聯影片卻突破缺口，獲批進口，國泰戲院願意安排上畫。《幸福的生活》描述蘇聯集體農莊生活，以一對男女愛情故事帶出農莊愉快生活。上映時出現旺場，進場觀衆相信是認同新中國的信仰的市民，電影中集體農莊全都以拖拉機耕作，收割機收割，打穀機打穀，比之中國人力耕作，農業機械化的方式是未來的中國夢想，吸引寄望中國強盛起來的觀衆。廿多年後，才有另一部蘇聯影片在尖沙咀景星戲院上映，被認爲是「修正主義」作品。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，本港僅兩部蘇聯電影上映。最早一部就在「國泰」。

國泰戲院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映越劇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著名越劇演員范瑞娟飾梁山伯，袁雪芬演祝英台，扮相討人喜歡，加上故事家傳戶曉，唱腔十分動聽，曲詞頗有文采，迷住了香港觀衆，場場爆滿，映期一再延長，創票房紀錄。

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，衆多戲院拒「大陸電影」上演，國泰戲院獨一放映「大陸片」，以抗日戰爭爲主題的「紅色電影」如《鐵道游擊戰》、《地道戰》只有在「國泰」看得到，內容也爲香港觀衆接受，《地道戰》中游擊隊揭開家中灶頭，鑽下去竟是地道，翻起床頭板，拉開乾草堆，抽起樹叢的草皮，都是地道入口，打日寇竟有這樣打的，開了眼界。國泰戲院以上演「左派電影」爲經營方向，視爲「左翼」戲院，在戲院行業別樹一幟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結業，原址現已改建爲商住大廈。

◄一九五六年中國民間藝術團訪港，在璇宮戲院演出　網絡圖片

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國泰戲院　網絡圖片

養生之道

符國本

如是我見

現時大衆都注重養生，《黃帝內經・素問》云：「恬淡虛無，眞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？」此是中醫學對養生之道的重要論述及指引。

現時不少人都大談長壽健康之竅門，在衆說紛紜中，其實上面引用的十六個字才是養生之道的眞諦。「恬淡虛無」是指保持人的心境寧靜，心情坦然，對一切事情不必太上心，這樣，體內的精、氣、神就會順暢地運行，內心恬淡虛無，與名句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」一脈相承；「精神內守」是指今天處在繽紛繁華的社會中，人不受外界的物質金錢美色所誘惑，內守自己的本分，因之，心安而不懼，心安而神閒，正是「正氣內存，邪不可干」。在適應自然環境中，避開風寒暑濕燥火，便會祛除疾病。中醫學的養生是融會醫學、人生哲學及社會環境等方面，十分注重靜養，人安而能靜，靜而能定。靜養使身心得到舒暢和放鬆，得以調適，因而益壽延年。在古今的許多事例中可看到，歷代的著名老中醫，及能眞正掌握中醫學精華的人，大多都會健康高壽，唐朝的名醫孫思邈便活了一百零一歲（編按：有的考證指孫思邈活了一百四十一歲）。

一個人的健康不單是身體在生理上沒有病，還要有正常的心理（情緒），也就是良好的心態。健康的情緒是至關重要的，中醫學將人的情緒列爲「七情」：喜、怒、憂、思、悲、恐、驚。今日香港人的工作緊張，學生讀書壓力大，有的人有心事悶在心裏又不善於向人傾訴，以致內心焦慮鬱結。由於新一代港人生活條件較好，缺少在惡劣環境中生活的經歷，缺乏艱苦生活的磨煉，意志薄弱者遇到事與願違及遭到挫折時，心理容易失去平衡，情緒抑鬱，在新聞中時時看見有人墮樓輕生的報道，有些正值青春好年華，白白失去了寶貴的生命，實在可惜！有人整天不開心，心不安，意不寧，精神恍惚，就容易出現心悸、怔忡、失眠等症候，此乃思慮過度，情志失調所致。宜多參加各類社交活動，有心事不要悶在心裏，可與親朋友好品茗談心或找社工傾訴；戶外活動有益身心健康，多參加戶外活動或散步，親近大自然，也可結伴外出旅遊，使身心得以調節。上年紀的人應爲晚輩做好榜樣，平日安然祥和，不可發脾氣動怒，「怒則傷肝」，引致「肝陽上亢」，血壓驟升而有中風之險。

人若心地善良，自然會心平氣和，要知道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」。

閒暇時，坐下來喝杯茶，得安閒處且安閒。中國的文字也甚有意思，「茶」字即是人在草木之間，悠閒喝茶，此刻人悠閒地在草木之間，精神得以鬆弛，身心得到調適，是何等的怡情！

在此，介紹一款茶，是用香茶及三味花片混合，適量泡飲，芬芳四溢，沁入心脾，有減肥美容、解愁歡心、清新口氣之功效，常飲可延年益壽。材料爲：一、鐵觀音——有養生保健、抗衰老作用；二、合歡花——除煩解鬱，安神歡心；三、茉莉花——潤膚香肌，通便利水；四、菊花——清熱解毒，養肝明目（宜用杭白胎菊，每次八朵）。

亞歷山大大帝的勳業與悲情

高秋福

文史叢譚

亞歷山大胸懷「建立世界帝國」之志，本來還想征服印度、佔領阿拉伯半島，根本沒有料到剛過而立之年就齎志長逝。他對後事沒來得及作任何安排，也沒有指定繼任人。按一般習慣，王位應該父傳子。亞歷山大有三房正式妻室，但誰也沒有爲他生下一男半女。最早迎娶的中國史籍所稱「安息」的貴族之女羅克姍娜倒是身懷六甲，但尚不知是男是女。因此，一種說法是，在他彌留之際，身邊人請示王位如何傳襲，他只含糊答道：「傳給最強者。」另一種說法是，他躺在病榻上已不能說話，只是把印璽戒指摘下來交給騎兵統領坡迪卡斯，似有指定他爲繼承人之意。坡迪卡斯不敢從命，建議由羅克姍娜腹中的嬰兒爲王，只要是男孩。步兵統領邁立傑持有異議，提出擁立阿里達烏斯爲王，因爲他既是亞歷山大的弟弟，也是家族中現有的唯一男性。雙方後來達成妥協，待羅克珊娜腹中的嬰兒出生後與阿里達烏斯一起繼承王位。幾個月後，羅克姍娜生下男嬰艾格斯，繼其父之後被稱爲亞歷山大四世，與其叔父阿里達烏斯共同爲王。

阿里達烏斯此時在巴比倫。在亞歷山大的心目中，這位異母兄弟是個心地善良之人。但是，亞歷山大和母親又總是把他視爲承襲王位的最大威脅。據傳說，狠毒的母親曾對他下毒，造成他神智錯亂，實際上淪爲廢人。東征開始時，亞歷山大特命他隨軍前來，一方面是爲保護他不再受母親的殘害，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他被人利用向王位提出挑戰。他在遠征軍中沒有任何職務，純屬閒人一個。

一個廢人，一個嬰兒，叔侄兩人被宣布承繼王位之後，自認爲是「最強者」的各路將領競相爭奪攝政官之職，以便掌控國家實權。不久，力挺阿里達烏斯的邁立傑遭殺害，力挺羅克珊娜及其幼子的坡迪卡斯得手，出任攝政官。

權力促使人理智喪盡，爲坐穩母后寶座，亞歷山大遺孀中排名第一的羅克姍娜自視爲「正宮娘娘」，將排名第二的斯妲特拉處死，排名第三的帕瑞薩娣絲則不知所終。亞歷山大的異母妹妹西娜妮得悉哥哥阿里達烏斯在巴比倫稱王，立刻從馬其頓趕來，將自己的女兒攸瑞迪絲獻給他當王后，結成叔侄姻緣。這位王后年齡不大，但野心勃勃，頤指氣使，代行丈夫本來就有限的職權，招致滿朝文武不滿。

西元前三二一年，攝政官坡迪卡斯護送兩位國王及全部眷屬回到馬其頓。權力欲一向甚強的奧林匹亞絲，當即將輩分屬皇嫂的寡居女兒克里奧帕特拉嫁給這位攝政官，企圖在國家權力掌控中分取一杯羹。可是，一直同她不和的安提培特很快將坡迪卡斯取而代之，弄得她處境極爲尷尬，羅克姍娜母子也失去強有力的政治庇護。此後，安提培特的兒子卡山德同阿里達烏斯的王后攸瑞迪絲勾結在一起，奪得馬其頓和希臘的半壁江山，企圖對亞歷山大的遺屬狠下毒手。但是，大多數軍官拒不從命。攸瑞迪絲無路可走，偕同丈夫逃亡，結果被奧林匹亞絲抓獲。奧林匹亞絲看到這個無能的阿里達烏斯仍是禍患，於西元前三一七年十月將他處死，其妻攸瑞迪絲被迫自盡。翌年，奧林匹亞絲及羅克姍娜母子被卡山德抓獲。對亞歷山大向來心懷不滿的卡山德毫不猶豫，當即將作爲太皇太后的奧林匹亞絲處死，後來又將皇太后羅克姍娜和小國王秘密殺害。這樣，亞歷山大大帝的遺屬全部消失，以其父王爲代表的整個腓力家族徹底覆亡。

經過幾十年的相互殺伐，亞歷山大手下各路將領的勢力此消彼長，一個個邦國你亡我立。最後，北非的托勒密、西亞的塞琉古和歐洲的安提格諾斯三個希臘化王國確立。亞歷山大大帝生前在戰場上從未打過敗仗，身後卻在宮廷鬥爭中吃了一場大敗仗。他不但失去全部親人，也失去苦心孤詣創建的大帝國。他嘔心瀝血譜寫的一首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英雄史詩，最後就這樣以飽含悲情的筆觸草草收場。　（下）